

“研究军事、研究战争、研究打仗”专论

如何争夺未来海上作战主动权

■张占军

未来海上方向信息化局部战争既是体系对抗,更是智慧较量。需要在如何获得综合制权,如何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,如何获得先手等方面加强研究。

多维综合制权主导战场

随着多维战场的发展和成熟,战场控制权除陆、海、空、天等自然空间外,已经拓展到制网络权、制电磁权、制心理权、制舆论权、制时间权等多种制权。但在体系对抗时代,从体系的融合,到各作战单元功能的发挥,从时间空间的掌控与利用,到侦、控、打、评各要素的运行,都有赖于信息系统的支持,这使得制信息权成为战场综合控制权的核心,同时,单一制权已非常脆弱,综合制权成为掌握战场主动权的保证。

制权的综合性显著增强。机械化战争时代,军种作战相对独立,行动空间相对单一,往往是以单维制权的观念看待和组织各领域制权的争夺,以致出现制权顺序上各军种相互推诿的历史现象。随着作战体系化特征增强,各领域制权的独立性降低,不同制权的相互依赖性、渗透性、连带性、互补性和交互性增强。有的情况下,争夺海上制权的关键可能在空中,取得空中制权的关键可能在太空,陆上行动自由权可能取决于空天威胁。特别是海上方向战争,倚陆向海、多维一体,一种作战力量可能要参与多种制权任务,一种制权的争夺,往往需要诸军兵种联合行动;一种联合突击行动,很难定位是为争夺哪个领域的制权;一个领域的制权,很难固定在哪一种作战力量上。这种空间联系的紧密性和力量使用效能的综合性,使单一制权逐步向综合制权发展。

综合制权全争全夺。交战空间越多,攻击与反制手段可选择范围就越大,战场制权的稳定性就越差。一场海上交战取得的制海权,可能因对方一次致命的空天打击和陆基远程打击而中断。其他领域制权亦有如此可能。这种可能性带来的直接结果,就是制权很可能也很容易敌我易手。

由此可见,进行海上方向信息化局部战争,要确立强烈的综合制权意识和全程争夺意识,每种制权都要使用联合力量,每一种作战力量都要准备用于夺取综合制权。海上方向作战时,制权着眼点不能仅盯在海上和海洋的空中,

阅读提示

- 进行海上方向信息化局部战争,在制权争夺上,要确立强烈的信息优先意识、综合制权意识和全程争夺意识,每种制权都要使用联合力量,每一种作战力量都要准备用于夺取综合制权。
- 未来海上方向信息化局部战争,必须集中优势实施战略主动作战,抓住战略枢纽部署战役、抓住战役枢纽部署战斗。综合我军优良打,从战术层到战役战略层,都致力于以非对称战法巧战制敌、以谋制胜。
- 实施海上方向信息化局部战争,在战略上,可以立足全局,对持久与速决进行科学运筹,但在战役战斗上,必须把时间与速度放在成败“决斗”的高度去把握。

应特别注重陆、海、空、天统筹,关注大区域濒海战场,致力夺取战场周边大区域濒海控制权,以大视野的制权掌控战争的主动。

灵活自主作战蕴含胜机

海上方向战场战略回旋余地大,作战方法的可选择性强,制敌胜机将广泛蕴含于灵活自主的非对称作战之中。

远中近联动制胜。海上方向信息化局部战争,拓展制敌范围是争取战略主动的重要保证;我作战手段的发展,为实施远、中、近多区慑敌、阻敌、歼敌提供了可用的力量手段;敌作战体系对天基和地面基地的依赖,以及远程保障的弱点,使我可能拥有远中近相机制衡的机会;实施分区制敌,有利于发挥我多种手段的综合作用。

多样化相机运用。前推战略前沿、拓展战场空间、应对复杂威胁、发挥新型作战力量作用,必然要出现多种作战样式,使我有可能是相机运用远程综合威慑、中远距离联合拒止、中远程联合火力打击、海上联合破袭、综合立体封锁、区域海空夺控等多种作战样式,还可能辅之以太空、网络和信息攻击。

广泛实施非对称自主作战。在战役战斗上,作战对象可能在很多方面都处于强势,只有以我之长击敌之短才有胜机可言。即使我强敌弱,为了谋求更好的作战效果,也需要科学设计和灵活运用作战方法;运用新型作战力量,在网络、太空等新型领域作战,依然需要实施非对称自主作战。非对称自主作战是营造有利态势、创造有利战机的根本选择,以体系“长板”优势制敌体系“短板”死

穴,是战法设计的主要着眼点。

由此可见,未来海上方向信息化局部战争,必须集中优势实施战略主动作战,抓住战略枢纽部署战役、抓住战役枢纽部署战斗,充分发挥远程作战力量的作用,实施多区域耗敌制敌;坚持不与敌打堂堂之阵,始终针对敌作战体系薄弱环节,充分发挥我之优势,在作战的全过程,你打你的,我打我的,灵活实施“围剿”中的围剿,巧妙进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,不按敌人套路打,盯住敌人死穴打,综合我军优良打,从战术层到战役战略层,都致力于以非对称战法巧战制敌、以谋制胜。

时间速度博弈决定胜负

在战场上,时间的本质表现为速度。如果说,在战略上,持久可以作为削弱和消耗敌人的有力武器,在战役战斗上,则必须以比敌更快的速度释放效能。

时间极大增值。“兵贵神速”是古训。在依靠体能和纯粹机械能运动的时代,抢敌之先固然重要,但由于战争的节奏相对较慢,在快与慢之间总会有一定的回旋余地。进入信息时代,作战动作节奏进入“秒杀”级,时间上的回旋余地向“零”趋近。统计美军“信息获取—传输—处理—下达指令—完成火力攻击”所用时间,可以清楚看出战争节奏的惊人变化:海湾战争(1991.01.17)2880分钟(48小时),科索沃战争(1999.03.24)110分钟,阿富汗战争(2001.10.07)19分钟,伊拉克战争(2003.03.20)10秒钟。12年时间,CISR系统反应速度

提高17280倍!伊拉克战争已过去十多年,目前这个速度会更快。在这种节奏之下,某个环节失之毫秒,就极有可能胜败易手。

降低体系内耗时间竞争激烈。系统运动的一条重要规律是,体系越复杂,时间的消耗点越多,同步快速反应的难度也越大。海上方向信息化局部战争,是多维度、全要素体系对抗,诸军兵种、诸作战要素能否同步利用时间,能否最大限度降低体系“内耗”时间,是衡量作战体系效能的重要标志。这决定交战双方都将通过组织、技术、战术等多种措施提高体系的反应速度。

速度成为关键的决胜点。美空军上校约翰·博伊德很早就总结道:“为了获得时间优势,我们要形成比敌人更快的作战节奏。”他提出的“OODA”循环,就是建立在速度决胜规律之上的:“在一切冲突当中,每一个参战者都反复经历着观察—判断—决定—行动的循环……有可能胜出的参战者的OODA循环始终快于他的对手”(包括在循环之间的转换时间)。”很显然,在这个循环中,若跟不上敌人变化的节奏,就会永远在“观察—判断”“观察—判断”这个循环中打转,连作出决策和行动的机会都没有;若能先敌组织体系力量准确释放作战效能,就会把被动和失败留给对方。这个规律,在信息化战争中表现得更具决定性,由此也确立了信息化战争一个新尺度:不适应信息化战争节奏的作战资源,即使进入作战体系也派不上用场;不适应信息化战争节奏的作战体系,即使体系再庞大严密,也注定是败战体系;不能快于对手的指挥流程和行动流程,即使程序再周全再严谨,也没有任何实战意义;不能根据态势变化快速作出决策,即使决策再周密,也是徒劳无功的“马后炮”;不能在战机消逝前发生效力的战法,即使设计得再巧妙,也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拳绣腿。

由此可见,实施海上方向信息化局部战争,在战略上,可以立足全局,对持久与速决进行科学运筹,但在战役战斗上,必须把时间与速度放在成败“决斗”的高度去把握。应把“速度”作为各种作战资源进入作战体系的“入门券”、作为衡量作战体系质量的“达标尺”,作为确定行动流程的“度量衡”、作为衡量决策的“准生证”、作为检验战法的“执法官”、在资源运用、体系构建、决策检验、流程确立、战法设计等方面,赋予时间与速度“一票否决”权。

观点争鸣

平静的水面,练不出强悍的水手。作战是两股有生命力的活力对抗,而对抗演习是对实战的逼真模拟,是最贴近实战、最锻炼部队的练兵方式,具有紧贴实战、实力对等,互为对手、自主交战,依托信息、体系对抗,规则约束、必分输赢等基本特征,能够有效激发训练热情、发现彼此弱点、砥砺实战能力。

然而,越是激烈的对抗演习,越需要对规则标准的刚性执行和对行动效果的科学导航;否则,难以真正发挥对抗演习这种训练形式的优良,难以保证对抗演习的健康运行和持续深入发展。

作为军事训练领域的一种高级训练方法,对抗演习既有军事训练活动的一般规律,又有其自身存在的特殊规律。除了对抗双方取胜概率相对均衡,对抗双方互为条件不断形成矛盾焦点,前次对抗结果生成下次对抗态势等内在规律,还需要与演相互制约,并且服从裁决。对抗演习机制的运行,主要依赖“红军”“蓝军”和导航三方的共同作用。失去一方,它方就不成立。“红军”与“蓝军”构成矛盾对立的统一体,如若失去导航一方,对抗演习势必处于自由化状态,无法有序地进行;如若失去“红军”或“蓝军”一方,就成为单方演习。对抗运行是有条件的,这个条件的起始状态,始终由导航方确定。导航方确定对抗起始状态,是根据平衡态势的原理,依据训练目的,对抗实际态势、双方战术原则、战斗行动结果和定量定性的裁决结论而决定的。导航方的总裁判是总导演,通常又是所在单位的军事主官,具有权威性。因此,导演裁决的公正性、科学性和权威性,决定了被裁决双方的服从性,决定了对抗实战本质属性的体现程度。

实战化程度再高的对抗演习,和真正的实战都是有距离的,只能无限趋近而不能划等号。实战中,作战双方是你死我活、针锋相对的较量 and 厮杀,不可避免会有很多流血与伤亡;而在对抗演习中,一般是“不流血”或尽量“少流血”的。如此,既要提高演习中的实战性、锤炼出实战能力,同时又要保证参训参演人员和装备的安全,这就需要为演习制定刚性的对抗行动规则。另外,实战中面对的敌情是真实的敌情,而训练中的敌情是依据想定构造或根据战术情报营造的;演习是可以反复组织的,而实战则具有“一次性效应”。

把兵练活,是实战化训练的内在要义;而对抗演习“活”的灵魂就体现在自主上。但自主对抗是在对抗规则标准框架内进行的有序较量,决不是放任自由的随意争斗,即自主不是自由、对抗不是对敌、斗智不是斗气,必须要有刚性的对抗规则标准和科学的导调裁决作为规范与约束,以保证对抗演习不偏离正确的方向,确保抗得顺利、抗得安全、抗得服气,进而达成检验和提高实战能力的目的。如果随意越过战斗分界线,违规设障破障,遮挡激光接受装置,“红军”“跑”战术与“蓝军”“堵”战术,训练作风不平等,都是与实战要求、与训练本来要义相悖的。

刚性规则标准和科学导调裁决作为形成对抗条件、保证演习实施、达成演习目的的根本保证,贯穿于对抗演习的始终。为保证对抗规则标准的刚性和导调裁决的科学性,需要不断研究完善对抗与裁决规则,使规则标准更加科学严谨、准确全面、便于操作,符合信息化条件和复杂网电环境下实战的特点,符合部队的实际,能够充分体现公平竞争的对抗原则。参演部队在演习实施前,必须认真学习对抗行动规则,熟练掌握哪些行动是规则允许的,哪些行动是规则禁止的,为参与对抗演习打下基础。同时,导航人员还要积极充分预想对抗双方在演练过程中可能有哪些行动,哪些行动是违规的,力争做到有准备。导调机构人员要严格遵守导航行动规则和演习纪律,及时检查对抗双方对规则的掌握情况,严格按规则监督部队行动。对对抗双方在演习过程中的违规行为,要按对抗行动规则的规定,坚持从重从严从快的原则裁决处置,决不姑息迁就,捍卫规则的严肃性和不可动摇性,使参演人员认识到在演习中必须要像执行作战命令和战场纪律那样,无条件地遵守规则、服从并落实裁决,让“演习不守规,战时要吃亏”“规则硬如铁,谁碰谁流血”等观念在参训官兵头脑中深深扎根。通过刚性的规则标准和科学的导调裁决,激发对抗双方谋势造势,争取主动权;引发双方斗智斗谋,改变被动局面;引导双方走活死棋、打破僵局,共同塑造针锋相对、激烈对抗的实战局面。

不能仅盯着“巴尔扎克的手”

■邓戈 龚雪强

挑灯看剑

“巴尔扎克的手”源自一个故事:大雕塑家罗丹花费七年时间创作了《巴尔扎克》塑像,他将这位文学大师睿智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,但是这尊雕像却没有手,这是为何?原来,他的一位弟子看完雕像后对其赞不绝口,并将目光停留在雕像的手上,大声地喝彩说:“这是我看到过的最精美的一双手啊!”不料罗丹听了这话,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。他再次审视自己的作品,仿佛看出了问题所在。他又叫来几位弟子,他们同样对雕像的手感兴趣,罗丹变得异常不安,他决然抄起斧头砍去了巴尔扎克雕像的手。原来罗丹坚持以为:整体感高于一切,假如某一细节分散了观者的注意力,无论它本身多么优美动人,也要毫不留情地舍弃。被卸去双手的巴尔扎克雕像却因此而更具艺术感染力,成为罗丹雕塑作品中的传世之作。

艺术讲究整体感,其重要性高于单项优势,打仗更是如此。当前,世界各国无不注重合成部队建设。合成型作战是整体作战而不是体育竞技,合成训练也不是简单的排列组合,单项冠军再多,不能在战场上形成合力,仍会“挨枪子儿”。打仗往往追求全局最优组合,而不是局部或某一兵种的

最优,所以必须提高精兵能手们配合的默契程度,才能在随时出现的战斗任务中,第一时间“条件反射”式地做出反应,达到克敌制胜目的。

近年来,一些部队在开展合成训练方面动脑筋、谋突破,收获不小。但当时也存在一些问题。如有的不到演习时不想合成的事,不到演习前不搞针对性训练,兵种训练与合成训练“两张皮”。上级如未赋予具体任务,就不进行实际的战法研究,使其仅停留在纸上谈兵。要解决以上问题,真正使合成训练落到实处,就必须注重平时从练指挥、练配合、练战法三个方面着手提高。练指挥,可将多个专业纳入合成指挥训练范畴,真正抓好合成指挥人才培养,达到“会谋划全局、能合成指挥”;练配合,应按实战需求编组,将多个专业力量有机组合,进行模块化集成训练,提高基础作战单元的技战术水平,使合成训练质量和作战能力有显著提高;练战法,有针对性进行战法研究,把握更多胜算。

总之,要加强内部作战要素的合成训练,切忌仅盯“巴尔扎克的手”满足于单项冒尖、有几个亮点,应积极构建作战单元和作战要素齐全的合成训练体系,加大组训、保障、育才等方面的合成化力度,力求在各个方面、各个领域不留短板,全面提高作战能力。

读史论理

俗话说:“下坡容易上坡难。”然而,大自然中有些地方竟然存在“上坡容易下坡难”的奇特景象。在英格兰斯特拉斯克莱德的克罗伊山公路上,如果驾驶汽车从北向南行驶,迟早总会慢下来甚至停止,令驾驶员不知所措。因为从北部驶向小山,司机眼中所见是道路向下倾斜,并会产生车辆在加速的错觉,因而把车速降低直至完全停下来。与表面现象相反,那条路实际并非下坡路,而是上坡路。从南部来的驾驶员也同样会产生颠倒的感觉,他们以为是上坡行驶,于是加速,结果发现车子比预期的速度要快得多,因为那条路其实是下坡路。虽然每年慕名前来的游人数以万计,但迄今尚无人能对克罗伊山这种奇异的现象作出圆满解释。

在自然界,违背常规的事可能成为一道风景。但在军事领域,违背常规的事则伴随着生死存亡的较量。在二战斯大林格勒战役中,苏军的密集火力成功压制了德军的炮兵阵地。可就在苏军以为德军炮兵阵地全线崩溃时,不知从哪冒出来的

一个炮兵连,突然对苏军实施了破坏性打击。苏军观察员提供了德军炮兵连的几种可能位置,并指示炮兵进行炮火覆盖。但奇怪的是,德军炮兵的炮火并没有停止,仍然给苏军造成了严重伤亡。原来,老谋深算的德军炮兵指挥官将火炮架设在河上。苏军却想当然地对河流进行炮击。德军利用违背常理的做法,成功实施了苏军的欺骗。1945年远东战役前夕,日军统帅部经过分析认为,苏军虽已准备完毕,但绝不会在雨季发动进攻,更不可能穿越沙漠和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出击日军,因为雨季、沙漠和原始森林都不适合机械化德军兵团行动。日军据此放松了对大兴安岭方向的警惕和戒备。可是,苏军这次大规模作战行动却偏偏违反了常规,不仅把进攻的时间选择在雨季的8月上旬,而且命令主攻坦克兵团从蒙古东部翻越大兴安岭,重兵直逼日军设防重地,打得日军一败涂地。当时参加拟制作战计划的什捷姆科将军在后来回忆说:“与形势逻辑相反,山脉、原始森林和沙漠成了苏军的天然盟友。”

古今中外在战场上创造奇迹的将帅,其“绝招”往往就是不拘于成理、不循常规行事。我军的四渡赤水、七亘村重叠设伏等,都是对此的最好诠释。相反,对非常规的外交、军事行动保持警惕,又

往往是保存自己、防范敌人的有效思路。春秋战国时代,晋国智伯打算袭击卫国,故意赠送卫国国君四百匹野马和一块玉璧。卫君十分高兴,群臣纷纷道贺,只有南文子面有忧色之色。卫君问:“大国送礼与我结好,你为何闷闷不乐?”南文子说:“小国没有向大国献礼,大国反倒给小国送礼,君主不能不察。”卫君一听有理,立刻命令边境加强守备。智伯果然起兵袭卫,见其守备森严又率军而返,说:“卫国有关人啊,能够预知我的计谋。”

在日常生活中稍加留心就会看到,每个人的思维路线都有着某些特定的模式。日久天长,甚至会形成所惯用的、格式化的思考模式。当面临外界事物或现实问题时,他们往往会不假思索地将其纳入特定的思维框架,并沿着特定的思维路径进行思考和处理。通常,我们称这种思维模式为习惯性思维定势。客观地说,如果事情简单,应用经验单一、思维定势的积极效果也是明显的。但在讲究出奇制胜的军事领域,更需要常在法之上,寻求非常法,以求出其不意,攻其不备。

非常规思维,常被称为“盒子外的思考”。“盒子”象征着人类现有思维模式、认知层面等存在的局限性。突破“盒子”,需要有极大的勇气,敢于对现有的

知识系统、思维模式、行为习惯等进行突破。但由于思维方式具有根深蒂固、不易察觉等特性,导致此类突破往往需要极大的努力才能完成。在此情况下,不妨注意采用逆向、发散等思维方法。正向思维是指沿着人们的习惯性思路线去思考;而逆向和发散思维则是指背逆人们的习惯路线去思维,这也就是非常规思维。所谓逆向不是简单的表面的逆向,而是在深刻认识事物本质的前提下,从逆向中做出独到的、科学的、令人耳目一新的超出正向的思维成果。它能够克服思维定势,破除由经验和习惯造成的僵化的认知模式,在充满激烈竞争的军事斗争领域出新法、用新招,克敌制胜。

当前,我军正处在改革攻坚期,许多新的问题需要 we 不断地探索和创新,许多新型作战力量也亟待形成系统性的创新战法。解决诸如此类问题,有时就需要用非常规思维来思考研究,力求破旧立新。尤其在瞬息万变的信息化战争较量中,各级指挥员要立现现有装备战胜优势敌人,就必须从敌人无法预料的地方着手,打破常规摆兵布阵。有时不按常理出牌、不按常规行事,可以出奇制胜。但在特定情况下,偏重常法又往往可能正是非常规之策。总之,要遵循特定条件出奇谋设奇策,出奇不意克敌制胜。